

时光

目送

□李瑞宏(宁夏银川)

记忆中,晨曦里升起的第一缕炊烟,那是我们家的,因为我是当时村里唯一的学生,在鸡鸣狗吠中,捏着花书包里温热的黄米锅巴,欢欢喜喜,蹦蹦跳跳走向上学的大村子。身后就是站在屋后山梁上的母亲,围着蓝布围裙,目送我远去,那目光悠长而温暖,矮小的我每次回头,都看不到尽头。

只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,上学就只能去六七里地的大村子,所以早起早走才能按时到校上课。当时冬天的灶房是不生火的,水缸都结冰了,母亲早起的第一件事,就是用菜刀背敲开水缸的冰盖子,那带着凛冽寒意的敲击声格外响亮,一次次闯进我童年的梦里。接着就是让灶膛温暖起来了,边拉风箱,边填柴火,开始蒸黄澄澄的米饭,米饭有米汤,也会有锅巴,那锅巴就是我上学的干粮。在学校我喝了会喝小铝壶里的米汤,饿了就吃锅巴。因为我有一点点馋,有时候母亲会在锅巴上淋点胡麻油,或者辣子油,作为我的“独食”。等着饭菜准备差不多了,母亲才舍得把我从热炕上拉起来,在水蒸气温暖的灶房吃早饭。

我一直不解,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买过无数次锅巴,买过各种口味的锅巴,没有一种锅巴有我儿时吃过的味道,黄米锅巴的味道。那种味道,也许只属于母亲吧。

下午放学,也是一个人回家。记忆中干旱少雨的荒野,永远望不到边

际的黄土梁,像一个巨大的黄色海洋,向我涌来。沿着黄土坡有一条蜿蜒的山路,早上的山路好走,迎着清凉的晨光,越走天越亮堂,越走越开心。下午放学,路就不好走了,那么漫长,我走得越快,太阳比我走得更快,早早下山了。特别是冬天,走着走着天就黑了下来,呼呼的山风如怪兽一样,践踏荒野的枯草,发出摧枯拉朽的咆哮,挟着冷峻的威势,阻止我回家的脚步。

好在翻过一座大山梁,远远就能看到,屋后山梁上的微光。母亲会拿着家里最珍贵的手电筒,拉着弟弟和妹妹,照着我回来的方向。只要看到那微光,我就能感受到远方母亲的目光,悠长而温暖,没有尽头,矮小的我永远也走不出去这目光,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,因

为母亲一直看着我呢。我会越走越快,越走越有劲,走出一身热腾腾的汗来。

多年后,我和母亲聊起往事,母亲笑着说:“有点担心,刮风下雨,冬天下雪,就怕你会迷了方向,不认路,走丢了,好在你从小就机灵。”我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机灵,而我却记得屋后土梁上,地势最高的地方寸草不生,被踩得结结实实,都能做打麦场了。

此时,再读屈子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。”不由热泪盈眶。明天,我的孩子也将远行,去实现自己的求学梦想,我在帮他整理行李的时候就会想,我的目光能随他去到远方吗?就像我的母亲一样,目光悠长而温暖,没有尽头,目送孩子走自己的路,目送孩子成为自己。



静谧。李振文摄

两地书

□杨力(四川金堂)

儿时记忆里的七夕,与祖母的蒲扇和故事分不开。天井里摆一张竹床,我躺着,祖母坐在一旁,摇着蒲扇,驱赶蚊虫,也驱赶暑热。她指着天上的银河,告诉我哪是织女星,哪是牛郎星。她说,每年只有这一夜,天下的喜鹊会飞上天去,搭成一座鹊桥,让这对有情人相会。

“那要是下雨呢?”我问。“下雨也不怕”祖母说,“喜鹊们淋湿了翅膀,也要把桥搭起来。”

祖母的故事年年如此,我却从未听腻。她说话时,眼睛望着星空,仿佛真能看见那鹊桥似的。我后来才明白,她望的不是星,而是北方——我祖父所在的方向。

祖父是军人,常驻北疆,一年回家一次,有时一次也没有。祖母从不抱怨,只是每到七夕,她便格外沉默,在屋外天井,静静地坐着,直到夜深。

有一年,祖父来信说七夕能回来。祖母接到信后,整个人都活泛起来。她扫净了院子,特意去集上称了肉,买了鱼。那几天,她脸上总带着笑,哼着年轻时的小调。

七夕那日,从早晨起,祖母就站在

门口张望。太阳一寸寸挪过头顶,又渐渐西斜,祖父却没有出现。夜幕降临,下起雨来。祖母仍站在门口,望着雨帘发怔。

雨越下越大,祖母终于回屋。她摆好瓜果,坐在窗前,望着外面的雨出神。忽然,她轻声说:“你祖父第一次回家探亲,也是这样的雨天。”

那时他们新婚不久,祖父请假回来,路上遇暴雨,火车晚点。他冒雨跑回家时,浑身湿透,却从怀里掏出一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芝麻糖——那是祖母最爱吃的。“那包糖都捂热了,”祖母说着,眼里有光闪烁,“他说怕淋湿了,一直揣在怀里。”

那晚,祖父终于没有回来。后来才知道,部队有紧急任务,临时取消了休假。

多年后,我也成了军人。离家前夜,祖母拉着我的手,絮絮地嘱咐了许多。

结婚后,我才真正理解了祖父祖母。军人的爱情,总是聚少离多。每次回家,都像是过节;每次分别,都像是割舍。妻子从不抱怨,但我知道,她独自承担了多少。夜里站岗时,望着

天上的星星,我常常想起祖母的天井,想起那场七夕的雨。

去年七夕,我正好休假回家。傍晚时,妻子在阳台摆上瓜果,拉着我看星星。“那是织女星,那是牛郎星。”妻子指着天空说。我惊讶地问她怎么知道。她笑了:“奶奶教我的。”

原来我不在家时,妻子常去看望祖母。八十多岁的老人,手把手地教孙媳认星星,讲那些老故事。阳台门开着,屋里传来女儿咿呀学语的声音。妻子靠在我肩上,轻声说:“以后我们也要给女儿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”

我忽然想起许多年前那个雨夜,祖母望着天空的眼神。那时我以为她是在看星星,现在才明白,她看的是信,是归期,是千里之外的牵挂。

手机响起,是祖母发来的视频通话。镜头里,她坐在天井中,背景是老家的星空。她的声音依然清晰:“看到月亮旁边的两颗星了吗?那就是牛郎织女。喜鹊已经开始搭桥了。”

妻子靠过来,笑着说:“奶奶,我们这儿看不到这么清楚的星星。”

“有心就看得见。”祖母在镜头那端微笑,白发在夜风中轻轻飘动。

琐记

监督员

□杨正伟(宁夏银川)

光阴似箭,日月如梭,时间就像奔流不息的江河,在不知不觉间悄然流逝。天真聪颖、活泼可爱的儿子转眼间已经5岁了。每天和儿子在一起,生活中增添了许多乐趣,但也因为儿子的较真,时常会让不拘小节、说话随意的我感到尴尬,有时更是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然而,平心而论,正是因为家里有了这个铁面无情的小小监督员,才让我的一些“不良行为”得到了改正。

儿子刚满3岁时,由于家里父母亲年龄大,身体不适,儿子无人看管,我只好直接把他送进了人生的第一学堂——幼儿园。渐渐地,我发现儿子的认知能力在不知不觉中直线提高,每次从幼儿园回家后,经常像小老师一样提出很多问题来考问我。我很欣慰,知道那是儿子在慢慢长大。记得儿子4岁时,单位放了一天假,我带他到公园玩耍,那天我买了好多东西,吃完食物后,一个纸袋子飘落到了地上,我没留意,但儿子发现了,十分认真地返回去捡起来,撅着嘴说:“爸爸,废弃的纸袋子一定要扔进垃圾桶里。”

继续走着,这时前面一个年轻人将自己喝完的饮料瓶随手扔到了地上,只见儿子急匆匆地跑去捡来空饮料瓶子,我问他:“你要空瓶子干啥?”儿子一脸认真地回答我:“老师上课时告诉我们,空瓶子捡回去可以卖钱。”就这样,一个空瓶子他坚持拿了一路。

我的脾气有点急躁,有时为了家里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与妻子争吵几句,通常一吵起来,有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偶尔还会口不择言地骂两句粗话。每当这时,儿子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就会一瞪,嘴里大声地说:“别吵了,烦死人了。”甚至有时会用小手拉着我或者妻子去另一个房间。看得出他虽然年纪小,不会当面说出谁对谁错,但总想让我俩停止争吵。有一次,儿子突然问我:“爸爸,你说骂人是不是好孩子?”我冲口而出:“那当然不是好孩子啊!”儿子稍停了一会,转着骨碌碌的小眼睛反问我:“那你为什么有时还骂妈妈呢?”当时弄得我尴尬极了,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和儿子在一起,虽屡遭尴尬,但我内心由衷地感到快乐自豪,因为儿子长大了,懂事了,而我在儿子的监督下,的确改掉了不少坏毛病,养成了一些好习惯。